

## 一个女人，在北极（节选）

[奥]克里斯蒂安·里特

## 1

整整一个月，我们曾有过真正的昼和夜，但现在白昼急速缩短。说是白昼，其实不过只是由朝霞与晚霞组成。太阳恍如一颗红色火球滚过群山，而当它偶尔从山峰后面经过时，会在弧度平缓的轨道上，从群山缺口处露脸窥探。我们的影子拉成好几米长，当我们在户外工作时，也可以感受到自然界辽阔的薄暮氛围。

我们有很多事要做，我们都认为必须紧追离我们远去的太阳，把握最后的阳光。

此时，雷鸟也从山上飞进山谷，一旦发现雷鸟群的行踪，猎人们便会揣起步枪奔向黑色山谷。我们需要雷鸟作为冬天的粮食，据说雷鸟不会在冬天滞留灰岬，而是飞往他处，寻找植物较繁茂的地点。因此趁着它们还在灰岬歇脚时，猎人们必须要发现它们的踪迹，予以射杀。

若不是见到了成群的雷鸟，想发现它们是相当困难的。灰岬的地面遍布着黑色石块，而此时此刻，白雪覆盖在零星的石块间，看起来跟雷鸟身上的黑白斑点极为相似，这种保护色使人类仅能在一两步远的距离才能发现它们。此外，雷鸟又聪明得很，知道猎人接近时要“呆”立不动，因此就算你从雷鸟群聚的石块地面经过，也可能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。一直要到危急存亡的时刻，雷鸟才会如海鸥般，轻盈地振翅远扬。

为了捕捉狐狸，也有许多工作需要准备。我丈夫和卡尔削制了上百支棍子，他们在长棍子末端绑上鸡头、鸭头当作诱饵，只要狐狸拉扯诱饵，装置好的“机关”就会塌下来，让压着大石头的木框重砸狐狸脑袋，使它当场毙命。

在匆忙之中，我的小房间也完成了。这个房间有双层墙壁，房间里的墙壁钉上了粉红色厚纸；地板也是双层的，中间填塞了火灰，极为致密。房间只有两个多平方米，但是一应俱全，应有尽有：一张床、一个大架子、一张小桌子。小桌子从窗户下方的床延伸到对墙，还装了一只抽屉充当盥洗台。这个小房间相当雅致、优雅，透过扁平的低矮小窗，还能眺望南方的山岭，而小巧的火炉也散发出舒适的暖意。冷岸岛的煤会结成团块，可以燃烧一整天。

有空的时候，我也会善用最后的阳光，沿着海滩捡拾桦木树皮。这种不知从何处漂来，上天送给可怜过冬者的恩赐，是生火时绝佳的火绒。

海滩上，随处可见形形色色的悲剧纪念物品，例如船舱板和救生圈，上面的船名被海水泡得褪色了；我发现一块小木板，上面还有清晰可辨的“Cpt.Nobile”字样。

所有可能派得上用场的物品，包括被冲刷上岸的衣物等，我都会一一捡回家。在这里，任何东西都非常珍贵，卡尔捡了一些生橡胶来补鞋底，是世界大战时期沉船漂流过来的，而不久前，他还得意地带回两条据说是桃花心木的桌脚，打算拿来雕刻。

不过，最努力追逐极地后的阳光的，还是我们的小米可。现在，它每次都只匆匆且短暂地小屋一带现身。它的收集癖已经近乎疯狂了，所有没有被钉死的物品，都会被拖进它的窝，而且不只是可以吃的，不久前它甚至快步偷走温度计的竿，就连准备日后用来对付它的捕狐狸器，都被它叮叮当地叨走。

小米可为了过冬而收集，却浑然不知，这些都是为了它的死而设的。我不断询



视觉中国/图

1934年，艺术家、作家克里斯蒂安·里特只身前往挪威位于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，她将丈夫赫尔曼、探险家卡尔一起，经历为期一年的极地生活。当时的极地几乎与世隔绝，每一天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想着如何让自己活下去。为了温饱，他们需要冒着各种危险获取必须的物资。里特以敏锐的洞察力，记录下了这段旅居极地的生活，并为后人留存了一份近百年前女性发现自我、挑战自我的生命样本。

问他俩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放过米可。卡尔说，这么一来，他就得设陷阱活捉米可，但这么做的话，我们一整个冬天就得留它在小屋里，以免它落入狩猎区的陷阱。卡尔曾经在扬马延岛上活捉过狐狸，他说养那些狐狸很辛苦，他们不想为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浪费时间。时间很赶，他们想在黑暗来临前巡视两个大狩猎区。

## 2

现在，米可夜里会在小屋附近睡觉，以此展现它对我们的忠诚。它会缩起身子，把蓬松的尾巴搁在鼻头，躺在它的麦秆窝里睡觉。这只睡眠中的白狐与依然笼罩在奇幻光色中的静夜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米可仿佛化身成神秘冰雪时代的一部分，而这个时代又蕴藏在大自然冰冷的寂静与澄净之中。月亮悬在透明的苍穹上，如此巨大又如此靠近，不像在欧洲那么遥不可及又散发着清冷的光芒。在这里，月亮似乎属于我们的世界，属于轮廓清晰的冰雪风景构成的清晰图像。

米可的行为开始有点畏缩。两位猎人说，动物在冬天的晚上都会畏畏怯怯。

现在，米可常常如猫一般悄悄行走，一听到有人呼唤它，它就会吓一大跳。不过，当我外出提饮用水时，它常会从某个地方出现，跟在我身边。

“可怜的米可，你是在步入死亡呀。再过几天就要开始捕捉狐狸了，他们想要你的命，他们会剥下你漂亮的皮毛，送去远方好多人聚集生活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你会被人装上璀璨的玻璃眼珠，被人挂在上千条璀璨街道的其中一条，陈列在上千个璀璨橱窗中的某个橱窗，和上千件璀璨而没有生命的物品摆在一起。米可，你知道吗？那里的人被大量人造的晶亮璀璨，已经搞得不知道什么是光，不知道光的来去与淡薄微光的魔力。”

我舀起潟湖水，这水如此清澈，连水底锈褐色的藻类都清晰可见。米可也舔了些清水，但仍然注视着我的举动。接着它突然抬起头来凝视着我，仿佛这辈子第一次见到我。它那对睁得大大的、绿光荧荧的眼睛闪现出惊恐，接着它跳开几步，便头也不回地越过黑色的砾石平地，消失了。最后，在黑色的崇山峻岭山脚处，化为我眼中极其渺小的身影。

或许在黑暗逐渐增长的时刻，动物能预知未来，并且识破人类的真面目？

有一次，两位男士还忙着削削刻刻时，我站在小屋门槛边，远眺着南方逐渐放晴的天空。这几天天空总是浓云密布，如今却在美丽的朝霞中绽放光芒。

中午十二点太阳升起，而太阳才从地平线上露出半张脸，随即又沉落，失去踪影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蓦然惊觉，这是今年最后一次出现太阳的恐怖时刻。我跑回屋里。

“没错，”他们一边冷静回答，一边继续削削刻刻，“今天是十月十六日，要等到二月二十五日，太阳才会回来。”

我算了算，这表示黑夜会持续一百三十二天。

两者角力之下，日渐转弱的白昼光线与日渐获胜的月光，为这片冰雪般清透、无比荒凉的大地带来令人困惑的对比。每逢天空变得晴朗时，总会出现崭新的景象。今天，白昼已然消逝的天空散发着蓝光；而在北方，红黄色的月亮则峭立在雾霭前，宛如远方大火的反射，逐渐清晰的极光则在红色调的光线中从天空飘掠而过。那温暖、闪亮的月光与极光，恰好与天空的冷蓝色调形成对比。月光映照着蛋糕山（灰岬有三座沟纹山，我们把外形像奶油圆蛋糕的叫作蛋糕山），但前方山岭的山麓小丘却躺在阴影里，看起来像是在阴暗的山壁后方，裂开了一道地狱入口，而被月光照得极为明亮的巨大蛋糕山，正凝视着这个入口处。

极地世界缓缓没人阴影之中。这幕戏剧在无边的寂静与远离尘世的氛围中，上演着一出奇诡的变化，这种景象已经不是为人类肉眼所造的了。

在这绝美的朦胧光线中，那些去年风暴冲刷过来的漂流木，显得比平常更白（漂流木是我们想赶在暴风雪来临前捡拾的）。米可我们从后方跳上前来，把我们碰过的木头全都叨走，仿佛那是可以吃的东西。

这些漂流木有的湿漉漉的，重如铅块；有的却孔隙密布又轻如纸。卡尔在船上沿着海岸一路跟随着我们，我们则把漂流木丢给他。若碰上非常粗大的树干，我们就先锯断，再将它们滚进海里，让卡尔载走。

卡尔在船上悠哉地干着活，他对奇谲的光线要么不看，要么不想看，只是开心又自在地唱着心爱的歌曲：

我老婆一点也不苗条，  
她的缺点百百种，  
她大手又大脚，  
牙齿也少了好几颗，  
可是——  
她是我的老婆哟。

## 3

十月二十日，预计捕捉狐狸的日子一到，他俩便沿着峡湾进入狩猎区装设陷阱，我也跟着去。经过前十个我认为对米可危险的位置时，我对他们又是恳求又是轻轻推撞，使出浑身解数撒娇，最后总算如愿。但到了饮用水泉时，他们却停下脚步，准备在这里设下第一个陷阱。我没有继续跟随。他们拿着刺着鸡头和鸭头的恐怖花束，亲切地向我挥手道别，并且请我明天同一时间再来这里一趟，把“它”从陷阱里拉出来，“把它装进背包带回家，后腿吊起来，挂在小屋玄关的通道上！”

我哀伤地走回家，对屋内的事提不起劲，不想睡，更不想在阴暗的清晨醒来。风暴与海洋呼啸着，而我脑子里想的，都是死在陷阱里的米可。

晦暗的白昼稍微亮起时，我背起背包前往水泉处。我踩着沉重的脚步，雪暴横扫过海面，激起巨大的浪涛。我在心中不断骂着：“冷酷的大自然！冷酷的大自然！”

我在水泉附近，发现雪地上有新的狐狸足迹。当然啦！米可一定经常来这里喝水。而当视线暂时清晰时，我看到陷阱里有只白狐。陷阱似乎没有准确击中，我从远方看到那只狐狸正用爪子刨着雪，想挣脱开来。我滑着雪板赶过去，但等到我抵达时，那里又是一片寂静，只有风在抚摸着米可的毛。

我犹豫是否该将它拉出陷阱，在它开始进入死之眠时干扰它。我伫立良久，一阵阵雪暴从寂静的陷阱上方刮过。

我眺望着涌动的大海和风雪交加的海滩。那里！这是幻象吗？米可还在呼吸——太可怕了！我没带枪，无法缩短它受苦的时间。那两个男人怎么没来，他们知道该怎么办——偏偏浩瀚的白色大地毫无动静。如果米可再刨一次，就表示它的生命力还够，到时就将其放出陷阱。

米可又刨了一次——尽管已经略显乏力。这时我冲上前去，把大石头从陷阱上移开，再将框框提起来。米可抬起头来，它没有受伤，只是露出难以形容的表情望着我。我哄着它，但它眼中的惊恐并未消失。它似乎口渴了，我跑回家去，想拿温牛奶给它喝。哦，这个世界顿时焕然一新，汹涌的波涛变得比较愉快，比较有生气，仿佛注入了新的生命。小米可还活着！

当我回到陷阱那里时，米可已经离去，但我丈夫站在那里。

“我早就料到，”他说，“是你救了米可的，我遇到米可了。”他继续说：“它朝着峡湾跑过去了，当然远远地避开我。”

隔天我向卡尔坦白，说我把米可放出陷阱了。“米可的皮毛不好。”卡尔笑着说。“没关系！米可再也不会落入陷阱了，它会是灰岬上最长寿、最聪明的狐狸，还会生下上百只小狐狸。”他安慰我。

后来，我们再也没有见到米可了。

（《一个女人，在北极》[奥]克里斯蒂安·里特/著，赖静雅/译，也人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年1月版）